

从终南山隐逸现象看隐士涵义的古今转化

蒋波

(湘潭大学 历史系,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梳理上古时期的隐士概念、隐士的类型,认为古代隐士的涵义也有一个流变过程,先秦两汉注重非仕即隐的身份特征,魏晋之后“仕”与“隐”的界线逐渐淡化,转而强调隐士的生活情趣、内心状态;因此,终南山等地现代隐士的身份虽然与古代隐士有所不同,但他们远离喧嚣、独守宁静的追求,在精神层面上与古代尤其是魏晋之后的隐士具有相通之处。

关键词:终南山;隐士;隐逸文化;“小隐”;“吏隐”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4)04-0018-04

士人归隐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隐逸文化,曾被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产”,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学者蒋星德在为堂弟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认为隐士是“中国社会的特产”(见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梁漱溟则指出:“中国隐士与中国的文化却有相当关系……我们今取它为第十四特征,而研究之。”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近几年来,随着新闻媒体对陕西终南山一带隐居现象的连续报道,隐逸文化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终南山不仅“隐士”众多,而且类型多样:他们当中既有隐居多年的画家、修道者,亦有一些暂时隐居、若干年后又融入繁华都市的人,还有周一至周五上班,周末选择到此隐逸的人^[1]。

不过人们在讨论古代隐士与终南山隐士相似性、延续性的同时,并没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差异——若将古代隐士概念做一梳理,并与当代隐士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二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因此,弄清古代隐士涵义的流变,有利于了解古代隐士文化

本身,也有利于全面考察终南山独特的隐居现象。

一、上古时期的隐士概念

古代社会的归隐现象由来已久。撇开《庄子》等作品虚构的传说时代的隐士不谈,至迟在商朝末年就出现了有信史可考的隐者,如佯狂为奴、隐遁乡间的箕子。《论语》等经传不仅提到箕子,且将他与商末以身殉国的比干相提并论,同称为商朝的“三仁”:“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2]再如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兄弟,在东海之滨、渭水岸边隐居过的姜太公等(姜太公的两次隐居有文献可证。《史记·齐太公世家》曰:“吕尚处士,隐海滨。”是其第一次隐居。《战国策·秦三》记:“臣闻始时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之滨耳。”则是第二次隐居),都是早期隐士的例子。

诚然,归隐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行为,并由此引起诸子讨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事。而且,士阶层崛起、独立于这一时期,只有在这一阶段或之后,

收稿日期:2014-03-19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优秀青年项目(13BI25)

作者简介:蒋波(1979-),男,湖南双牌人,讲师,历史学博士。

隐士才具备“士”的身份特征。因此,古代所谓隐士之“士”,不是“士”字源意义上的成年男子、武士或低级贵族,^①而是具备一定文化素养、有相当见识的人。他们属于古代士阶层中的一个亚阶层,或者说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关于这一点,《南齐书·高逸传》有很好的界定:“(隐士)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然,与樵者之在山,何殊别哉?”^[3]

何为隐士之“隐”?它在古代有特定涵义,是与“出”、“仕”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周易·系辞上》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孟子·万章下》也说:“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均与“出”、“仕”相对而言,大致相当于“不仕”。那么,士人不仕为何就被称为“隐”?这是士阶层形成之际就被规范了的。春秋战国的历史巨变与社会分层,使得商周世卿世禄制被打破,原本被贵族垄断的职官向社会各阶层洞开大门,于是士人纷纷入世干政。从此,士人自觉不自觉地将“出仕”作为自我理想实现的最好方式,其中儒家对这一点特别强调,认为“出仕”乃士人的必然义务,《论语·子张》曰:“学而优则仕。”《论语·卫灵公》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孟子·滕文公下》中有一段对话,也可看出这一追求: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2]

自此之后,“士”与“仕”紧密相联,“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学以居位曰士”。有能力、有机会出仕却因故不仕,便被称为“隐”。至于隐的时间长短,则没有绝对界定,可以先仕后隐,可以先隐后仕,甚至先仕后隐再仕。但是有一点比较明确,即不论隐居的时间多长,士人归隐这一阶段与仕无缘,甚至泾渭分明。

隐士的上述身份特征,到了秦汉仍然如此。东方朔的事迹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生活于汉武帝时代的东方朔早年有着强烈的功名观念,积极入仕,为此不惜吹嘘自己学富五车、无所不知。后来东方朔虽然被擢升为官,但始终没得到重用,因此遭到周围人嘲笑。为掩盖内心的尴尬与失落,东方朔用“隐”来辩解:“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又说:“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4]不过,东方朔自我慰藉的言行并没得到他人认可,因为他所说的避世、隐居不能成立,仕于朝而自称隐士岂非自相矛盾?

所以扬雄激烈批判东方朔的行为:“君子谓之不恭。”^[5]至于东汉后期社会上出现少数沽名钓誉的假隐士,更是为人所不齿:“饰虚矜伪,诳世耀名,辞细即巨,终为利动。”^[6]

可见,在先秦两汉隐士概念最初出现、定型的阶段,隐士与出仕者相对而言。他们属于古代士人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本身具备一定文化素养、有机会或有条件出仕,却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了不仕或暂时不仕。

二、隐士涵义的历史变迁

由前所述,隐士是士人尤其是儒家注重出仕背景下形成的概念。但是,隐士的涵义并非一成不变,秦汉之后因具体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动。总体来说,隐仍与仕相对而言,但原来那种隐、仕之间的绝缘关系在秦汉之后逐渐淡化。

魏晋南北朝向来被认为古代隐士文化的黄金时代,不仅因为这个阶段隐士类型多样,也与归隐形式日益复杂有关。一个突出表现是人们开始有意无意地模糊仕、隐的界线。如有人质疑山涛:“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7]可见,山涛本人“亦吏亦隐”。类似山涛者,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比比可见。雁门人周续之隐居庐山,常出入朝廷,别人责问他:“身为处士,时践王庭,何也?”他答道:“心驰魏阙者,以江湖为桎梏;情致两忘者,市朝亦岩穴耳。”^[8]再如邓粲,也在仕、隐之间跳脱:“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7]有意识地模糊仕、隐的行为,在士人群体中不仅多见,且得到人们认可,《抱朴子·释滞篇》曰:“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于朝隐,盖有余力故也。何必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然后乃成乎?”晋王康琚《反招隐》一诗甚至写道:“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公开将隐于“朝市”归之于隐逸,且是“大隐”。这种状况与西汉东方朔所遭遇的批判相比,天差地别。

上述变化的出现,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第一,魏晋玄学大盛,部分士人反儒家“在其位谋其政”之道而行之,在其位并不谋其政:“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7]第二,魏晋南北朝王朝频繁更迭,社会黑暗,如果像嵇康那样“无道则隐”,公然以

① 关于“士”的本义,目前学界看法不一,主要有杨树达的成年男子说、顾颉刚的武士说、余英时的低级贵族说等,分别参见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三《释士》,中华书局1983年版,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不仕的行为反抗时世的混乱,动辄会有杀身之祸,“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7]因此有人干脆出仕,而又无所作为,以此全身。第三,不排除部分隐士为了生存,“亦吏亦隐”,因为乱世中文人谋生并不容易,出仕至少可以保证衣食无忧。总之,魏晋南北朝的亦吏亦隐现象,有着特定的思想、社会背景,也是士人在物质生活、避乱全身、精神独立之间的一种妥协与折中。古代士人的这种两难选择,李泽厚曾形象地概括为“矛盾双重性”:“既关心政治、热中(衷)仕途而又不得不退出和躲避它这样一种矛盾双重性。”^[9]

正因为存在上述矛盾,魏晋南北朝看似从容的“亦吏亦隐”,其实充满了苦闷、无奈、压抑。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将“亦吏亦隐”视作归隐方式,其境界远不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彻底退出,以及归园田居、悠然见南山那样来得真实、潇洒与自然。所以,陶渊明更为人们推崇,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9]。

时入隋唐,潇洒与苦闷杂错的士人隐逸体验有所颤变。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极盛,士人的自由空间远胜于魏晋南北朝,不少士人继续追求边仕边隐的生活,并在魏晋亦吏亦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吏隐的概念。而且与魏晋南北朝相比,隋唐时期对吏隐的认识更为深入,譬如诗人白居易在原来大隐、小隐的基础上提出了大隐、中隐、小隐3个层次,中隐最佳,“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因为隐于朝,没有自己的天地,很难有隐逸之乐;隐于山林或乡间,难免冻馁之苦,因此最好的选择莫过于“隐在留司官”,这样一举两得:“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10]

诚然,隋唐隐士群体中亦有上古时期那种单纯的小隐,不过远不如吏隐受欢迎,以至于吏隐成了唐代文人经常歌咏的对象。杜甫《东津送韦讽摄阆州录事》:“闻说江山好,怜君吏隐兼。宠行舟远泛,怯别酒频添。”吴筠《同刘主簿承介建昌江泛舟作》:“吾友从吏隐,和光心杳然。鸣琴正多暇,啸侣浮清川。”白居易《郡西亭偶咏》:“莫遣是非分作界,须教吏隐合为心。”韩翃《寄武陵李少府》:“小县春山口,公孙吏隐时。楚歌催晚醉,蛮语入新诗。”由所引诸诗中的“阆州录事”、“主簿”、“郡西”、“少府”等官名或地名可知,唐代士人已与魏晋有较大不同,他们更倾向于地方小官式的吏隐,而不是朝廷、地方皆可

的亦吏亦隐。与此同时,吏隐不再是迫不得已的行为,而是士人们的主动选择。在闹市外修数栋小屋、亭榭,公务之余与同好们享受饮酒、琴瑟、吟诗等“逸”趣,是他们乐此不疲的事情。由此可知,隋唐的吏隐很看重逸的因素。

宋元、明清时期,吏隐风气仍十分流行,大诗人苏轼都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11]他推崇的“不必仕,不必不仕”,即介于仕、隐之间的吏隐。苏东坡以为,这种“开门而出仕,则跼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的生活,最为惬意。不过,这一时期还有另一趋势,即有人开始跨越仕、不仕之间的中间地带,将“仕”等同于“隐”,宋人程俱《北山小集》卷33《承奉郎致仕杨君墓铭》云:“吴郡有二老焉,或仕,或不仕,皆隐者也。”隋唐在隐前还冠以吏字,现在几乎不谈两者兼得,直接认为“仕”、“不仕”都是隐。这种观点反映了隐士概念的进一步泛化。

综上,虽然在古代“隐”概念的存在以士人重仕为前提,但从魏晋开始仕、隐之间的壁垒分野逐渐被打破,隐士的身份特征已经模糊、淡化。人们更看重内在的、精神的心隐,而不是身隐。

三、终南山与隐士的现代转化

如果按照古代隐士的认定标准,近现代社会显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隐士。一方面,封建专制业已瓦解,读书人奉“学而优则仕”为圭臬的社会土壤不复存在。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读书人也可相应地划分为不同类型,既有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亦有技术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从政的,有从事教育、媒体工作的,有经营商业的,也有专注某技术行业的。总之,出仕不再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最主要途径。

不过,当今不少人仍习惯用隐士一词来描述周围的隐居者,如前面提到的终南山隐士。那么,以终南山为代表的现代隐士与古代隐士有何异同?有必要考察一下现代隐士的身份。

首先需要指出,并非近几年人们才开始关注终南山的隐士文化。早在20多年前,终南山隐居现象已引起外界注意。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到中国西北地区做了几次寻隐之旅,并写成《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一书。通过实地采访,他记录了以终南山为主的当代隐士群,“亲身探访隐居在终南山等地的中国现代隐士,

引出了中国隐逸文化及其传统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12]

作者长途跋涉的目的,起初想弄清现代中国是否还存在隐居现象,“当有人告诉我中国不但没有人修行,隐士传统也不复存在时,我决定亲自去弄个明白。不久之后,我发现隐士传统不仅存在得很好,而且是中国社会很有活力的部分,我觉得必须把这个情况介绍给西方人。”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国人与比尔·波特对隐士的理解明显不同,国人认为传统的隐士“不复存在”,而比尔·波特认为“存在得很好”。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中西隐士概念上的差异所致。西方语境中的隐士主要指修行者,比如美国学者法朗士的《隐士:透视孤独》一书中讨论的隐士,主要就是宗教修行者,包括埃及沙漠、俄罗斯森林、印度荒原上的独自隐修者^[13]。“天下修道,终南为冠”,比尔·波特接触到这些修道者,进而认为中国归隐传统“存在得很好就不奇怪了。而在中国古代,如前所言,隐士主要指隐居的传统读书人,他们的身份是士或者文人,这类人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而消失。

然而,即使中西隐士概念不同,对于比尔·波特的上述论断,国人某种程度上又十分认可,所以《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一书自2001年翻译成中文后引起强烈反响,一版再版。它表明中西差异并没影响到比尔·波特与国人之间的共鸣。个中缘由,我们认为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既然隐是一个历史概念,既然古代隐士不复存在,借用西方隐士具体所指,将终南山等地修行者视作隐士无可无不可。第二,现代隐士与古代隐士并不缺乏共性,比如他们都追求清静自然、远离或暂时远离喧嚣等。比尔·波特后来也注意到这一点,所以《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再版时,他没有强调隐士、归隐传统本身,而是注重归隐行为展现出的精神形态:“我希望它能像鼓励西方读者那样,鼓励中国读者追寻并找到生活中‘独处’的乐趣——不是离群索居,而是因为更深的觉悟和仁慈,与大家更为和谐地共处。”^[14]

此外,现代终南山隐士除修道者之外,还有一批读书人、企业家。他们由于现代生活的压力、疲惫或失意,暂时幽居终南山,用隐逸的方式缓解快节奏所带来的各种不适。这些人同样不是古代仕、隐关系下的隐士,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安逸追求,与魏晋之后古代隐士们的吏隐、心隐具有高度一致性:不是永久的隐居,只是短暂小憩,用以平复现实生活造成的心理失衡,达到自我调适的目的。在喧嚣中寻找

宁静,恐怕古今中外很多人都心向往之,正如法国作家蒙田所说:“我们是需要妻子、儿女、财产,尤其需要尽可能好的身体,但不能执着到影响我们幸福的地步。我们要保留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空间,犹如店铺的后间,建立起我们真正的自由,和最重要的隐逸和清静。”^[15]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终南山等地的现代隐士较之古代有了很大不同,不是仕、隐选择背景下的概念;他们有别于大众的生活状态、精神实践,又与古代、西方隐士不为外物所役、不为外物所累的精神具有高度一致性。这是当今社会广泛关注终南山隐居现象、继续使用隐士名称,并给予肯定的一个重要原因。终南山隐士与古代隐士的差异与共性,以及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注与肯定,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古代隐士文化在今天的传承。所以,在快节奏、过度物欲化的现代社会里,我们并不提倡隐逸行为,但不妨有点隐士精神。

参考文献:

- [1] 狄蕊红. 终南山“当代隐士”[N]. 华商报, 2012-03-04 (A11).
- [2]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3]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4]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5] 汪荣宝. 法言义疏[M]. 陈仲夫,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6] 应劭. 风俗通义校注[M]. 王利器,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7]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8] 佚名. 续藏经: 第135册[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5.
- [9] 钟嵘. 诗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10] 彭定求.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11] 苏轼. 苏轼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2] 比尔·波特. 空谷幽兰: 寻访现代中国隐士[M]. 明洁, 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1.
- [13] 法朗士. 隐士: 透视孤独[M]. 梁永安,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14] 比尔·波特. 空谷幽兰: 寻访现代中国隐士[M]. 明洁, 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9.
- [15] 蒙田. 蒙田随笔全集: 上[M]. 潘丽珍, 王论跃, 丁步洲,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6.

Change of connotation of hermits from ancient time to contemporary age based on hermit phenomenon in Zhongnan Mountain

JIANG Bo

(School of History,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Huna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types of hermits by summing up its conceptions in ancient times. The analysis presents the idea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hermit changes gradually. For instance,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people paid attention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officials or hermits, while after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boundary between “officials” and “hermits” was weakened. On the contrary, the entertainment as well as the inner thoughts became the focus. Therefore, though the identity of hermits in contemporary age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ancient times, they are still in common with hermits in the ancient time on the spiritual level, especially in the time after Wei and Jin dynasties, as they kept away from the society and kept up the peace alone.

Key words: Zhongnan Mountain; hermit; reclusion culture; “short-time hermits”; “officials hermits”